

《明文海》黄宗羲评语汇录

骆兆平 辑

《明文海》原稿上有黄宗羲亲笔批语，这是黄宗羲著作的一个组成部份，具有重要文献价值。康熙三十八年刻《明文授读》，於是有的批语便同时问世。黄百家说：“先遗献遍阅有明文集，间有数行或数语偶记其爵里姓氏，及评其功力手笔者，今遇兹选所及，谨敢搜掇并载於篇，以为读书知人之助。”但授读之文仅六十二卷，随文刊出的批语亦仅占文海的一小部份。

《明文海》未曾刊刻，抄稿本流传极稀，而传世略多的《四库全书》本和源出四库的抄本，均不录黄氏批语，所以大部份批语内容鲜为人知。现据天一阁藏《明文海》残稿和浙江图书馆藏旧抄本辑得一百二十七条，又黄百家追记“先夫子曰”五十三条，均依文海卷次移录如下，以飨读者。

卷二

〔皇都大一统赋·金幼孜〕

虽无伟词杰句而平安老成。

〔至日早朝赋·刘球〕

先夫子曰：刘球字求乐，江西之安福人，以进士为侍讲，死于奄人王振，谥忠愍。其文直叙明初之派。

〔朝钟赋·刘伯燮〕

比干剖腹，贾谊痛哭，以此形容钟声，似乎不祥。

卷八

〔愁阴赋·张宁〕

张宁字靖之，号方洲，浙之海盐人，景泰甲戌进士，授礼部给事中。王竑荐宁与岳，正宜大用，李贤嫉之，出守汀州，未几告归，林下二十年。其文感慨曲折，有一唱三叹之致。是时风气朴略，文多直致，公秀出其间，使皆如是，何李亦岂敢言变哉。

卷十四

〔海市赋·黄卿〕

先夫子曰：黄卿号海亭，益都人，官至江西布政使。长于作赋，皆婉转可诵，不堕方板填塞之习，其文则句法琐碎。

〔艮岳赋·李濂〕

先夫子书嵩渚集：李濂字川父，祥符人，山西金事。文多直叙，不事波澜。

〔登秦岭赋·王云凤〕

王云凤字应韶，辽州和顺人，号虎谷，成化甲辰进士，授礼部主事，劾奄人李广，下狱，降知州，升陕西提学金事，历副使按察，召为国子祭酒，以右金都御史巡抚宣府，丁忧不起。为文平妥，篇中多及学而粗浅。

卷十五

〔渡泸赋·何景明〕

先夫子曰：何景明字仲默，信阳人，陕西提学副使。大复之持论虽谬，然习气最□，恒言必曰何李，无乃以大复为公孙泄。

卷三十三

〔思子赋·黄宗会〕

先夫子曰：震川思子亭记忽作幻想，此只平序自足，至情惨人。

卷三十八

〔闻早蛩赋·高启〕

先夫子曰：高启字季迪，长洲人。与修元史，授翰林院编修，告归，为魏观府治上梁文，坐斩。明初诗家高、杨、张、徐，而季迪之文清新旧发，世无知之者，将无诗掩其文乎。

卷三十九

〔后相思鸟赋·叶宪祖〕

先夫子撰先外祖墓志铭：公讳宪祖，字美度，别号六桐，姓叶氏，宋石林先生梦得之后也。迁于余姚。明洪永间，有原善者(?)官。

卷四十五

〔盆草赋·傅占衡〕

娟恬之色亦与盆草相称。

〔吊落梅赋·谭宗〕

谭宗初字九子，后改公子，姚江人，善音律，为人不羁。余于庚寅岁见其与群少年登场演戏，九子扮绣襦中乐道德，摹写帮闲，情态逼肖。是后不相邂逅，闻其改窜唐诗，以窃笑之。近从田一峰处见集诗文，俱有师法，自愧交臂失之。因选其古绘与此二赋。

卷四十七

〔上万言书疏·叶居升〕

先夫子曰：叶伯巨字居升，以字行，宁海人。他文虽不见，万言书固治安之流亚也。

〔大庖西上封事·解缙〕

先夫子曰：解缙字大绅，吉水人，于序事特长，以太祖之时而敢上大庖西封事，王佐才也。精于谱学，凡江右之宗派婚姻，数百年之内，粲若指掌。

卷四十八

〔考正孔庙从祀疏·程敏政〕

先夫子曰：篁以博洽为文，动有根底，大约与王华川相似，固是一时学者。

卷四十九

〔谏夺情疏·罗伦〕

先夫子曰：一峰之文，刚毅之气形于笔端，芒寒色正。

〔覆正祀典疏·倪岳〕

正祀典一疏，狄梁公之毁淫祠不是过也。

卷五十

〔谏迎佛疏·王守仁〕

先夫子曰：茅鹿门云：“八大家而下，予于本朝独爱王文成公诸论学书，及记学、记尊经阁等文，程朱所欲为而不能者，江西辞爵及抚田州等疏，陆宣公、李忠定所不逮也，即如浚头梅冈军功等疏，条次兵情如指诸掌，公固百世殊绝人物，区区文章之工与否所不暇论，予特独于此以见本朝一代之人豪，而后世之品文者当自有定议云。”按鹿门此论，知言之选也。予谓有明之文统始于宋，方东里嗣之，东里之后，北归西涯，南归震泽，匏庵震泽昭穆虽存，渐沦杞宋，至阳明而中兴，为之一振。第自宋以来，文与道分为二，故阳明之门人不欲奉其师为文人，遂使此论不明，可为太息者也。

卷五十六

〔治安疏·海瑞〕

先夫子曰：刚峰琼州人，嘉靖二十八年举人，仕至南京都御史。文非所长，然刚梗直截，不顾人之好恶，所著有备忘录。

卷五十七

〔申明冠礼疏·孙存〕

先夫子曰：孙存字性父，滁阳人，官至河南布政司。原著《丰山集》，文亦应酬，略兼理学。

卷六十

〔严谥典疏·郭正域〕

先夫子曰：明龙之文亦学欧阳，而加以辞藻，与台山伯仲。

卷六十一

〔劾方从哲疏·孙慎行〕

先夫子曰：淇澳以荆川为外祖，述其论文甚悉，而下笔则零星侧出，殊不相似。

〔讲学疏·邹元标〕

先夫子曰：南皋之文清峻，而修辞时带钝笔。

卷六十二

〔出狱谢恩疏·方震孺〕

先夫子思旧录曰：方震孺字孩未，寿州人，巡按辽东，下诏狱，其出狱谢恩一疏，读之绝痛。辛巳，公在南都，余往还久之。公谓余文有师法，不落世谛。时饮六安茶，香色俱佳，因曰：“此乃真六安，彼暴烈日中者，烹之其色如卤，只堪屠沽饮耳。”

卷六十三

〔去国疏·刘宗周〕

先夫子曰：先生之奏疏，有明一代不多见也，他文结构老成。

卷六十四

〔方隅未化正气未伸疏·劾杨维垣疏·毁要典疏·倪元璐〕

三疏自是不朽之文。

先夫子书鸿宝应本：倪元璐字玉汝，上虞人，天启壬戌进士，入词林，官至户部尚书，死烈皇之难，谥文正。以雕刻凿僻为主，于文章一道别开生面，在孙樵、刘蜕之间，固是黄石斋之亚也。

〔易数疏·黄道周〕

先夫子曰：石斋之文不规规于史、汉、欧、曾，取法在先秦，而精神自与史、汉、欧、曾相合，自是天壤之奇气。

卷六十五

〔褒恤孤忠疏·李世熊〕

先夫子曰：世熊字元仲，闽汀州人，其文刘轲、沈亚之匹，刘子威远不及也。

卷六十六

〔拟进大明一统志表·丘濬〕

先夫子曰：丘濬字仲深，琼山人，弘治间大学士，盖博而未洽者。观其恶白沙定山之不仕，补大学衍义之平天下而不及内侍，是何心哉？文亦驳杂。

〔重进大明会典表·李东阳〕

先夫子曰：西涯文气秀美，东里之后不得不以正统归之，第其力量稍薄，盖其工夫专在词章，于经术疏也。学者于此尽心焉，

则知学文之法矣。

卷七十

〔王江泾战功本末序·胡松〕

叙亦明朗。

卷七十一

〔岭南平寇碑·董份〕

此亦小寇耳，故为张大，便非信笔。

〔平都蛮传·董份〕

叙事周匝。

卷七十四

〔孔子庙堂续议·祝允明〕

愚谓孔子称先师，不必以王爵为重，至于祭用生者之禄，则天子之祭自宜八佾，郡准诸侯宜用六佾，县准士宜用四佾，礼亦视此，向使天子幸学，而用诸侯之礼乐可乎。

卷八十一

〔议处日本贡夷·余大猷〕

存之以见日本情形。

卷八十二

〔复河套议·翁万达〕

待时之言究无定策。

〔四凶议·赵南星〕

此为兀赵官吴而发。

卷八十四

〔慎习·胡翰〕

先夫子曰：胡翰字仲伸，金华人，儒学教授，与修元史。黄文献以文章名重一时，尝欲致仲伸于门下，不能。仲伸同时与宋景濂称金华两先生，王子充而下不与焉。所著衡运井牧皇初诸文，天地间之元气也。景濂称其李习之之所好，而得者非习之所至也。

〔物初论·朱右〕

先夫子曰：朱右字伯贤，临海人，仕终晋府长史，质直自是儒者之文，于经传多所考正。景濂称其文多而不冗，简而有度，神气流动，而精魄苍劲，粲然藻火之章矣。

卷八十八

〔非相塚论·黄凤翔〕

先夫子书田亭草：凤翔闽之晋江人，官至礼部尚书。其碑板质无文采，小品有致。

〔性论·祝允明〕

此有性善有性不善之说也，亦与昌黎三品之说同。

〔后国年论·祝允明〕

枝山识力非常人所及，但句法有意古拙，反觉有碍。

卷八十九

〔族葬论上·李濂〕

族葬亦惟西北土厚可以为之，若东南水土浅薄，岂能家家得此一片高燥之地乎。

卷九十

〔文论·彭格〕

宋人无文亦是习气之沦。宋文之衰，则是程朱以下门人蹈袭粗浅语录，真嚼蜡矣。

卷九十二

〔难柳宗元封建论·黄省曾〕

先夫子曰：五岳之文学六朝，然意思悠长，不仅以堆沓为工，则是阳明问道之力。牧斋因其北学，訾毁过甚，其实五岳未尝染空同一毫习气也。

卷九十三

〔论中七·徐渭〕

七论皆有独见。

〔耽诗论·张治道〕

先夫子书太薇集：张治道字孟独，关中人，正德甲戌进士，刑部主事，不久弃官，专心著述。虽盛称何李，然其文自是正派。

卷九十四

〔三代至秦浑沌之再·张居正〕

先夫子曰：时大笔下俱有锋刃，似其为人。

〔理气论·侯一元〕

理气之论，此为最确，前儒模糊，可以尽废。

〔嗤道学·周思兼〕

议论痛快，不傍人途辙，所谓二十分胆识。

卷九十五

〔诗·顾起元〕

言郑卫为淫诗之非。

〔诗二·顾起元〕

齐、鲁、韩、毛四家各有源流。

卷九十六

〔论文有五经七纬·沈懋孝〕

此五论者，总以自然为宗，解此可以自作千古，杜少陵所云“意惬关飞动，篇终接混芒”者耶。

此七论者，以舍练为宗，入此可以会精不朽，黄鲁直所云“独知求玉意，九练见金心”者耶。

卷九十八

〔释论·戴士琳〕

中才一等，亦谓今之死守训诂者而言，此愤激之论。

卷一百

〔本治上·黄道周〕

先夫子曰：此篇言君以臣为友。

〔本治中·黄道周〕

外之本在内。

〔本治下·黄道周〕

先夫子曰：此言无讳。

〔论宋濂·艾南英〕

先夫子曰：艾南英字千之，东乡人，其传者当在论文诸书。他文摹仿欧阳，其生吞活剥，亦犹之摹仿史汉之习气也。其于理学，未

尝有深湛之思，而墨守时文见解，批驳先儒，引后生小子不学而狂妄，其罪大矣。

卷一百一

〔过臣·杨铎〕

深中弱宋之病。至于明之病，在君骄臣谄，上下隔绝。

〔三民论下·徐芳〕

今之士未尝不以母而权其子，然而不能保其母者多矣，商之所羞也。擄掠毒虐，未尝不如盗贼，然而诈之见诈，徒为上官，聚敛不能充己之囊橐，又盗之所羞也。

〔菜窝说·刘基〕

先夫子曰：伯温青田人，官至御史中丞，封诚意伯，谥文成，凡畿纬前知之事，世多驾之伯温，然观其为方氏所羁管，欲自杀，门人密里沙抱持得不死，向使前知后日之佐命，必不走此计无复之之路，故知西湖云起，举酒大言，一切皆傅会瞽说耳。伯温之文洁净而未底于精微。其言天下文章宋濂第一，基次之，张孟兼又次之，亦言之太易，将置赵东山、胡长山辈于何地乎？

卷一百四

〔墓祭说·李濂〕

拜扫而不墓祭，亦是曲说。

卷一百六

〔性说·毛恺〕

先夫子曰：恺字达和，号介山，江山人，嘉靖壬辰进士，官至刑部尚书，谥端简。文多言学，达意而止。

〔圣人制乐裁成说·瞿九思〕

先夫子曰：瞿九思字睿夫，湖广黄梅人，万历癸酉举人，以

攻县令系狱，晚征为翰林侍诏。博学，精于律易，其文纵横不可羁勒。

卷一百十

〔玺辩·刘定之〕

先夫子曰：定之字主静，永新人，大学士。呆斋以渊博之学，英敏之才发为文章。尝育为文必先博而后约，若句锻字炼，探之而有穷，取之而无复余者，不过为孤峰绝涧而止，乌足以成其大哉。

卷一百十四

〔血气心知辨·张恒〕

释氏本觉之言未尝不是，又何怪乎其同也。公有心学论四篇，中无实得，不自知其言之离合。

〔小宗辨·罗虞臣〕

辨班固四宗之非。

卷一百十七

〔辨文章五声·宋茂澄〕

强为分疏，实未必然。

〔周公不杀兄辨·郝敬〕

先夫子曰：仲舆京山人，给事中，楚望穷经，其文滔滔莽莽，尽情舒写，另是一种家数。

卷一百十九

〔周正考·赵沅〕

先夫子曰：子常号东山，新安人，师事黄楚望，其学以穷经为主，不为应酬之文，而川庖浙庖之喻，文之能事毕矣。楚望行状，穷

经指要和盘托出，天地间有数文字也。洪武己酉，聘修元史，事竣还山而卒。

卷一百二十三

〔黄大年像赞·方应祥〕

大年讳可师，余族伯也。与先公同榜进士，官行人，拔杜松于小校。松后死戊午之难，不负所知。

卷一百二十四

〔书斋铭·归有光〕

先夫子曰：归有光字熙甫，崑山人，南京太仆寺丞。震川之文一往情深，故于冷淡之中自然转折无穷，一味稟兀，雄健之气都无所用也，其言为文以六经为根本，迁、固、欧、曾为波澜，圣人复起，不易斯言。今之耳食者便欲以震川为根本，愈求而愈不似矣。

卷一百二十七

〔为物不贰解·沈懋孝〕

其见解当得之龙溪。

卷一百三十七

〔诂儒·方弘静〕

三篇皆粗论，不得要领。

卷一百三十八

〔隍灾对·徐渭〕

此必有所指而言，然议甚迂。

〔捕鲛人言〕

从捕蛇者说来。

卷一百四十

〔让陆大夫文·屠应峻〕

从滑稽传来。

〔檄虎文·傅占衡〕

是悲愤文字，不是游戏文字。

卷一百五十三

〔答茅鹿门书·唐顺之〕

只六股便无限转折，荆川底蕴已自和盘托出。而鹿门一生，但得其绳墨转折而已，所谓精神不可磨灭者终不得也。缘鹿门溺于富贵，未尝苦心学道，故只小小结果，孤负荆川如此。

卷一百五十四

〔与胡弘甫书·王宗沐〕

先夫子曰：王宗沐字新甫，临海人，刑部右侍郎。敬所潜心理学，充之而为经济，皆有根本，故其文精悍之气出于纸上，蟠悦之綉瞠乎其后矣。

〔与友人论文书·焦竑〕

先夫子曰：焦竑字弱侯，南京人，翰林修撰。博极群书，其文皆有法度。

卷一百五十六

〔与方思道论文书·吾谨〕

文章文派尽于此书。

〔与李空同论文书·吾谨〕

空同模拟之病不可无此一砭。

卷一百六十五

〔答王龙溪书·王渐逵〕

此甘泉随处体认天理宗旨与阳明异同处。

卷一百七十一

〔再答施太守·薛应旂〕

论书院不宜祀先圣。

〔复天彝师友服制书·黄绾〕

尝见刘先生居丧只用今麻布巾，白布一幅束于其上，即此便是首经也。

卷一百七十四

〔答吴克服论宋史東·何维祺〕

宋史道学一门亦是一家之货，未必能传孔孟之道，徒起争端，此是元臣欧阳玄等陋处。

卷一百七十五

〔与吴鼎议论韵学书·彭华〕

先夫子曰：彭华字彦实，安福人，礼部尚书。其文严整峭厉，然为人倾险，不足取也。

〔答李仁夫论转注书·杨慎〕

先夫子曰：杨慎字用修，新都人，翰林修撰。升庵之文古奥，博而未尝不化，既无北地之剿袭，在西涯之门别开生面，斯为善学西涯者矣。

卷一百七十六

〔与万思节主事书·唐顺之〕

荆川历学得之山阴周云渊名述学。云渊著有成书，而荆川于数论之外无他见也。但怪荆川论历，曾不将云渊说起，岂秘其所从得耶？后来邢云路作律历考，本出布衣魏文魁之手，云路掩之为己有，然考中所载历议，又窃之云渊，而不留其姓名，展转相掩，不可解也。

卷一百七十八

〔与方正学书·王叔英〕

先夫子总评王叔英、周是修、练子宁、程本立四人文，曰：此皆不必以文传。然原采之静学集，一本于仁义，固逊志之亚也。是修之白菟集，文特秀美，浸浸乎未有涯溪。子宁之金川玉屑集，质而不俚。原道之巽隐集，极力与词家争长，黄池者也。

卷一百七十九

〔止魏廓园劾魏广微庙享不至书·黄尊素〕

先夫子注：魏忠节卒劾之。广微遂将缙绅便览于姓名上重者三点，次者二点，又次一点，约六七十员，目为邪党。又手书所欲大用之人五六十员，各加三圈二圈有差，目为正人，密付遂庵。遂庵逆奄，一一依行。此见酌中志略。向若忠节从先生之言，天下之祸不如是之烈也。莫谓秦无人，吾谋适不用耳。千古一辙，读之只增流涕。

卷一百八十三

〔答戴亨融书·何乔远〕

亦可以观一时之风气。

卷一百八十八

〔与刘一丈书·宗臣〕

描写逢迎之状如画。

又先夫子曰：宗臣字子相，兴化人，提学副使。其文虽无深致，而方幅整齐。

卷一百八十九

〔辞赵司马留参军务书·陈鹤〕

海樵不肯就赵文华，是其高节处。

卷一百九十

〔上三宰相书·李默〕

劝杨公辞伯爵。

卷一百九十一

〔上陆五台大司寇公·沈懋学〕

江陵有答五台书，纯是一片杀机，则五台之不能得于江陵也较然矣。

卷二百

〔与文征明书·唐寅〕

先夫子曰：唐寅字伯虎，吴县人。其自序诸书亦多凄惋，余文无足观者，颓然自放而已。

〔辰州与田叔禾书·陈束〕

先夫子曰：陈束字约之，鄞人，翰林，出为提学副使。后冈虽无大文，然清新婉约。

卷二百五

〔为瞿睿夫讼冤书·屠隆〕

先夫子曰：屠隆字长卿，鄞人，吏部郎中。赤水之文才情舒卷，忽而波澜浩渺，有一段好处，但未经剪裁耳。而随逐时尚，持论

荒谬，幸其工夫未深，不掩本色。

〔寄赵大洲阁老·薛应旂〕

为海刚峰讼冤。

卷二百七

〔与王四来书·袁黄〕

仁人之言。

〔复郑大允升孝廉书·朱长春〕

自叙吏治。

卷二百十二

〔玩画斋藏书目录序·姚翼〕

不知书之散尤易于他物，卷帙既繁，难于收拾。一散于婢仆，则入锡笛货碗之手，再散于书贾，则尺量其高下，权衡其轻重，故云积书于子孙，子孙不能卖。

卷二百十六

〔重刻文选序·田汝成〕

先夫子曰：田汝成字叔禾，钱塘人，广西参议。所著炎微纪闻，人称其有司马之致，然以文成之，抚为处置失宜，岂必如韩雍之斩刈如犬豕乃为得乎。

卷二百十七

〔重刻唐诗纪事序·孔天胤〕

意未尝不是，而遣词则拙。

卷二百二十一

〔风雅逸篇序·周复俊〕

一时习气之论，特下语古拙。

卷二百二十六

〔唐诗艳小叙·周诗雅〕

除却堂堂正正之路，别寻经术。

卷二百三十六

〔西村集序·卢襄〕

谨严无一枝辞。此是文章正脉。

卷二百四十九

〔陶长公寓黄集序·瞿九思〕

序得有致，所育文章化境，唯东坡足以当之，恐陶公未必办此。

卷二百五十二

〔尊师焦澹园先生文集序·陈懿典〕

文与道合一，亦是寻常议论，其推阳明、荆川为能合之人固不谬，澹园之文虽是正派，然方而不圆，去阳明、荆川犹隔一尘。

卷二百五十六

〔刘兵部诗集序·宋濂〕

将五美之论反覆四番而不见其复。

卷二百五十九

〔甘谷堂诗序·张宁〕

先夫子曰：张宁字靖之，号方洲，海宁人，景泰甲戌进士，在给事中称为敢谏，出守汀州。文清梗有法，固是作家。

卷二百六十

〔杨文定公诗集序·彭时〕

平平直序，不失欧、曾规矩，然其流必至于靡靡。

卷二百六十五

〔昆池草小引·杨师孔〕

亦是小品好手。

卷二百六十六

〔人日草堂引·朱曰蕃〕

韵事亦以见崇，重先辈如此真至。

卷二百六十九

〔许孟中壬申所寄和诗后序·万廷言〕

真情妙悟在笔墨之外，讲学之文至此方为不腐。

〔潘穉恭诗序·鍾惺〕

每见诗文序多不肯许人，此则尤不以许穉恭，特序己所以作序之意，其集可知已。

卷二百七十一

〔林若抚梅咏引·俞琬纶〕

若抚名云凤，苏州人。崇祯庚午在南京，余从之学诗，见赠诗极多，今皆失去，止记其赠余及吴子远、周元亮同庚诗：“淮家得种三株□，老我如登群玉峰”一联而已。其诗稿不知落谁人之手，恐将湮没矣。

卷二百七十三

〔庐山诗自序·官抚辰〕

三叠泉从玉川门进，古白鹿洞在玉川门外，余游时，则庚子之十月也。

卷二百七十四

〔陈古白诗序·郑之玄〕

古白余庚午见之于南中，犹记其论诗痛诋今之学长吉者。

卷二百八十二

〔赠督府胡公进秩官保序·周诗〕

招直降者鄞诸生蒋洲也，功成而下之狱，令其抑郁客死。陈汤之事，千古同慨。

〔赠吴宣府序·徐渭〕

不叙其在朝功绩，而叙一琐事以形之，所谓闲中着眼，胜俗笔千万矣。

〔赠郡守张白斋公致仕序·赠郡博蔡我斋致仕序·方良永〕

我斋名宗充。两序亦平平，以白斋之诗，我斋之品不可无考。

卷二百八十四

〔赠姑孰戴月樵序·瞿九思〕

中多大言，其贬太白尤谬。

卷二百八十八

〔送王敬夫佥事福建序·李承芳〕

茂卿从白沙讲学，故不喜朱子，言虽过当，其辟训诂，自有独见。

〔送郑温卿序·李承芳〕

茂卿每每推重静修，其渡江一赋，诵元之代宋，无乃得罪于名教乎，不可以其难进而恕之也。

〔送许生还上虞序·李承箕〕

璋字半圭，与阳明为友。

卷二百九十四

〔送王汝中序·薛应旂〕

方山管南察，察处龙溪，故方山为世所指摘。其实龙溪言行不掩，方山别有一段议论也。

卷二百九十五

〔送双山先生序·孟洋〕

一意而故为曲折。

卷三百

〔书李西涯所作山阴陈氏祠堂记后·黄仲昭〕

直夫既以子继其兄而为宗子，则家庙之祭，其子主之，而父反从后，此心安乎不安乎？此等决不可行。故东白之言是也，黄公拘牵礼文，真腐儒也。

〔跋王右丞画真迹·祝允明〕

陈沂所载略异。

卷三百二

〔赵仲一先生滕县政事录序·赵南星〕

汤海若之序尤为雄拔。

卷三百三

〔西湖观序·陈仁锡〕

文特幽媚，皆不必然之想。

卷三百六

〔摩崖抄序·瞿九思〕

德政碑变体，颇觉形容失实。

卷三百七

〔顾九畴选义引·方应祥〕

制义一道本无精微，彼学究以为精微者，未必不是圣贤之糟粕也。孟旋说得如许关系，终是故纸生活耳。

卷三百八

〔过云将匡山小草序·文德翼〕

如刘改之之词，白日见鬼，固是奇特。

卷三百十一

〔巢端明文稿序·文德翼〕

端明名鸣盛，桑海以后居于墓庐，不出一步，不交一人，种匏制为器皿，如香炉、灯擎，瓶盒、杯卷之类，精工朴雅，好事者购之，不殊金玉。岁乙巳，访余于语溪，剧谈数昼夜而去。其离丙舍，仅此一行也。有大匏赋以见志，三吴风节之著，惟端明与徐昭法两人耳。

卷三百十五

〔跋师子林图·陆深〕

席应真既教以兵法，则不怪广孝，所为必不拒之，而疑其所见即应真，此是文章漏绽处。

卷三百十七

〔观物杂咏序·万廷言〕

此亦先生写其自得，借题发挥。

卷三百二十四

〔识雪照澄卷末·袁宏道〕

余读白乐天集，其诗淡而隽永，一作禅语，便不能佳。中郎此意，颇与余意合。

〔白骨会序·徐芳〕

此等文章，韩欧所无，以韩欧未见此惨也。

〔四十八愿期场序·徐芳〕

此言乱来士大夫折而入于佛，悲慨淋漓，不朽之文。

〔剑津草序·徐芳〕

吞吐意表，读之令人呜咽。

卷三百二十六

〔寿大姊五十序·袁中道〕

一团真气，惟震川有此。

〔陈小韞诗序·郑之玄〕

宗九名元龄，闽人，所著有思问初编，崇祯庚午，余会之南中，博雅之士也。

卷三百三十九

〔文漪堂记·袁宏道〕

得此，“怀看山水觉援琴，勤操令众山皆响”者犹浅。

卷三百四十八

〔异猪记·陆仲华〕

议迂腐，以事奇存之。

卷三百五十七

〔华山游记·陈以忠〕

写得真至如见，王履道以后斯为亚矣，彼李于鳞直梦中语耳。

卷三百六十

〔重建岳阳楼记·商辂〕

素庵为文，大略恂恂无华，此是一时风气，守欧、曾之体裁，无欧、曾之风韵。

卷三百六十二

〔重修墨亭记·张维枢〕

自是当行文字。

卷三百六十五

〔云梦县儒学藏书记·邹观光〕

凡郡邑之学皆可为法。

卷三百六十六

〔求忠书院记·陈继儒〕

司理太守后皆从逆，此一事不当以人废之。

卷三百六十九

〔新建韩蘄王庙记·胡纘宗〕

学曹成王碑，才力不及耳。

卷三百七十

〔重修颜鲁公祠堂记·方应选〕

文亦平常，而改祠一节可传刻，下闽僧人岳有人欲刻其语录，乃移之，而刻李元仲文集与此正同。

卷三百七十一

〔重表谯公祠记·丁自申〕

周以劝降，史笔不少假借，存其墓可矣。重建其祠，彼毁王敦、曹操之庙者独何人欤？

卷三百七十三

〔天皇山护国寺自来佛碑记·袁宏道〕

亦是回护象教之论，意多迁就。

卷三百八十二

〔辟清远峡江道碑记·王渐逵〕

以琐碎见奇。

卷三百八十八

〔裕州府君列传·王一鸣〕

语多习气，一时宗法空同者大概如是。

卷三百九十九

〔陈紫峰先生传·王慎中〕

虚斋紫峰之书不过场屋之业耳，自科举盛，而遂等之于传注，中间虽为点出，然毕竟言之太过，若遇欧曾，必不假借。

卷四百十四

〔南京郡守吴公元配贤烈陈孺人传·刘日升〕

长斋及但母两段点缀有致，吴公名宝。

卷四百十七

〔拙修小传·黄巩〕

杨柳春风丞相府之诗，刘克庄所作。

卷四百十九

〔箫洞虚小传·傅占衡〕

神趣潇爽人所易知，寄感高深人不易知也，然只赏其易知者足矣！

〔马伶传·侯方域〕

朝宗此文描写曲尽在无关系之中，写出极有关系。然余以顾秉谦安能像分宜，分宜威福在手，耳目口鼻得以自知，秉谦为逆奄乾儿，精神惟工于媚耳。使马伶学赵文华于其手，乃为绝技，分宜非其本色也，虽然能谄人者方能骄人，马伶是或一道耳。

卷四百二十七

〔药估小传·刘日升〕

庚午，姚江大水，有一人漂流将没，得一棺凭之，号呼求救。岸上人救之起，其人乞并救此棺，岸人嗤之：“汝幸脱死，遑及棺乎？”其人曰：“吾非此棺，久已溺死，其犹得留以待救哉？是棺有恩于我，不忍令之漂流也，君等苟出此棺，我必有以售君等。”遂共救之。及至岸，棺上有记号，即其人之父也。呜呼！异哉，父子相救，无间于生死如此。

卷四百二十九

〔明故谢君墓志铭·岳正〕

序事多用秃笔。

卷四百三十三

〔太学生邱君行状·蒋冕〕

遗献公曰：公字敬之，全州人，相武宗，有光史册。其文博赡有法，非苟作者。

卷四百三十七

〔太仆寺丞熙甫归先生墓志铭·王锡爵〕

此文唐叔达代作，其舒徐顿挫，亦似震川。

〔南京太常少卿麟洲王公墓志铭·王锡爵〕

直叙无甚精采，以其人存之。

卷四百四十

〔陈梅峰墓志铭·林俊〕

句多秃笔，未免晦涩之病。

卷四百四十一

〔故礼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学士薛公墓志铭·彭时〕

中多曲笔，如大理之荐出于王振，狱事之解由振之老奴，皆以门面盖过，不加缕视，便不见精神，若出班马之手，定有多少形容。

卷四百四十八

〔周文恪公墓表·王锡爵〕

碑板之文，惟文肃能以议论行其曲折。

卷四百五十

〔南京都察右佥都御史张公墓志铭·吕原〕

余尝从其后裔见公诗四大册，皆未刻者，今亦散落无存矣。

卷四百五十二

〔姚现闻墓铭·黄道周〕

平平叙去，不如石斋先生本色。

卷四百五十三

〔原任资政大夫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青岳刘公暨元配累夫人曲氏累夫人王氏合葬墓志铭·倪元璐〕

仿庾子山志铭之体，因其时王永先、杨维垣诸奸党犹在，故不敢显然指斥。

卷四百六十九

〔康长公墓碑·李梦阳〕

此文在空同集中称杰作，然康长公不第举子，一庸庸人耳，而激昂说得，若关系兴衰，详看甚无意味。

卷四百七十七

〔祭姚影·俞琬纶〕

似李义山祭女孙文。